

一座山,尤其是名山,应该有两个高度,地理高度和历史高度。其实还应该第三个高度,精神高度。这是我在认识天柱山之后产生的思想印记。

这座山很高很大,屹立于江淮之间,形如擎天一柱,故名天柱山。曾在六百多年的时间里被尊称为“南岳”。

天柱山的地理高度,在人们没有认识它之前,只是一个海拔上的高差,约1500米。我怀疑过不止这么高。纠结于天柱山的高度,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我随安庆地区行政公署“大沙河流域考察组”的6名专家上了一遍天柱山。那时霜降已过,瘦水寒山,视野通透,是野外考察的理想季节。当我们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到达主峰脚下的蛇形坦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内衣湿透,冷得不行。歇下来,六个人都发现自己的脚上不是磨破了皮就是起了泡,在行走过程中尚无知觉,从座椅上站起来,才知道迈步都很困难。我们只好决定先住下来,等到明天再说。明天来得很快。石骨嶙峋的山峰,在初升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分外陡峭和巍峨。“太高了,太高了!”

与天柱山的再次相见,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多年以后,我们才真正认识到一座山的高度,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在于我们能不能果敢地攀登上去。海拔高度只是一种指向,是

程为本

天柱山的高度

一种难度的指向。当我们跨过这个难度的时候,登山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

我的家乡在天柱山西南面的五庙乡。那是一个有高度的地方,可以平视天柱山主峰。从那里看天柱山就像埃及金字塔,很漂亮的三角形,没有一柱擎天的感觉。

在五庙人的口耳相传中,天柱山是不被称为天柱山,而是称之为“皖山”或“万山”。潜山县乃至安庆地区,也都称之为“皖山”或“万山”。因此我一直把这个称呼当作天柱山的“乳名”。乳名总要亲切很多。可是现在的许多文学家们,在为天柱山历史溯源时,喜欢说:天柱山,又名皖公山、万岁山,曾为南岳……

老实说,这样的表述,不仅远远不及“乳名”来得厚重和温暖,同时也是不够准确的。乳名不应该是天柱山的别名,而是天柱山的历史,把我们带向了历史和现代相融合的高度——

春秋时代,潜山属于皖国。今天的潜山城区,还保留着皖城的叫法。安徽简称皖,亦来源于此。主政皖国的皖伯大夫把皖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将境内的这座大山称之为“皖公山”。又因皖公生性喜梅,就将皖城称为梅城,沿用至今。

皖公,就是人们心目中仰望的高山。

又一个秋天,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再次登山。

大自然就是这般的神奇,在通往主峰的神秘谷口的崖壁上,有一尊皖公的天然神像,与史书中记载的皖公本人竟无二致。而在飞来峰的巨岩上,有另一处天然神奇——安徽省地形图,与教科书上的安徽地图十分相似。

在皖公离世数百年之后,汉武帝来到了天柱山。他面对这座神奇的高山,毫不犹豫地拜封为“南岳”。盛大的拜封仪式上,万民高呼“万岁”,于

是,“万岁山”一词诞生了。

从此,皖公山、万岁山、南岳,这一系列的称谓,就让天柱山以其昂扬高拔、“万岳归宗”的鲜明形象,横亘于江淮大地之上。

终于可以登顶了。蛇形坦到主峰约500米的高度,需要两三个小时。来到天池峰上,方知“登顶”原是一句诨语,这天池峰只是第二高峰,主峰近在咫尺,似乎一伸手就摸得着。不正是壁立千仞,石骨嶙峋,连岩石上的一沟一坎,一只鸟一条虫也都清晰可辨。看得清石头上的纹理、裂缝或镶嵌在崖体中的另一种岩石,看得清不同的颜色和肌理或者某一两处的剥落,还有那从岩缝中长出的一两株小草。这些小草小草让绝壁嶙峋的危崖上多了一点生机,也让攀登者有了一次轻松的喘口气的机会。由这一点绿慢慢散开来,成为主峰以外的漫山遍野的绿,那是万亩竹海和松杉常绿林。

徐有三

苦难的境遇,高贵的精神

——重读《平凡的世界》

好书总是能给人无限的力量、希望和感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读过好多遍,每读一遍我的灵魂深处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洗礼。

书中主人公孙氏兄弟在不论物质如何贫乏、处境如何艰难、现实如何残酷情况下,都能让我们看到他们精神的高贵美来,他们为我们阐释了苦难中的崇高,平凡中的伟大。

少安的遭遇让人唏嘘不已,少年时期成绩优秀却因贫困被迫辍学,爱情路上因无法超越现实的枷锁被迫与青梅竹马的女友分手,作为生产队长因替村民多争取一点猪饲料地而受辱,承包的窑厂起死回生后突然破产,日子终于迎来美丽的霞光时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却病倒……但这位汉子始终没有倒下,他总能在冰天雪地间怒放生命,这全是因为冥冥之中有一种信念支撑着他,那就是对未来的希望。

少平是农村贫瘠土壤中野火焚烧的小草,将活力和生机埋藏在土壤里岩层中,他对苦难的认识尤其深刻。

学生时代长期吃黑干粮,他熬过来了;成年后做了靠卖力气生存的“揽工汉”,颠沛流离、寄人篱下、朝不虑夕,他挺过来了,这期间哪怕得到的是力所不能及的艰苦活,他也倍加珍惜,珍惜命运赐给他的磨练意志的机会。

文中这样描写他背石头日子:再芬,因为他们的心血注入,才让黄梅戏如春水浩荡,奔涌向前。

每一年都在忙碌,每一个“年”都在遥望家乡。韩妈妈说:“再芬很少回家,事情太多,太忙哦,这,今年又想不到回家过年了,忙着上春节晚会,又忙着在电视上跟人家介绍潜山菜呢。”老太太虽有遗憾,可又满怀骄傲地向邻居介绍着,“虽然想不到回家,不过有手机,我们可以打电话给她,也能在电视里看到她。”

不论是女驸马中女扮男装的洒脱,七仙女天外飞仙的超凡脱俗,还是郑小娟的凄美真诚,徽州女人的清丽婉转……她用心雕塑着每一个角色,赋予她们灵魂,每个角色在她的再创作中展现出个性的美,每一个艺术的塑造都成为一个美的化身。她用艺术装点她的每一个细胞,全身散发出来得美,端庄、大气、凝重、脱俗,她那具有时代感的知性美,像美丽的音符点缀长空,让天空灿烂。

她的美能让人深刻记住,正因她独特的艺术风采与众不同,被推选为天柱山形象大使。

当巨大的宣传照片立在眼前,她那灵动含蓄的眼睛眺望着远方,让我觉得与她的距离很远很远了,她走上了艺术的巅峰,走在人生的前沿,为家乡代言,为戏曲代言,而我只能是仰望与追随;可又觉得与她很近很近,近在咫尺,因为她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她为艺术而生的精神,与端庄秀丽的形象,早已成为潜山人心头骄傲的花朵,永开不败。

因为贪图行书的舒展、草书的飘逸,仗着自己的观察分析和模仿能

疼,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这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晚上,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只好躺着睡。在别人睡着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

好一个孙少平,好一个黄土高原的硬汉,肉身铁骨!

少平那颗年轻而沸腾的心正需要这样血与火的淬炼。尽管他经历的是艰苦卓绝的人生奋斗,流过血流过汗,就是没有流过泪,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对苦难的崇高感、骄傲感,文中这样表达他的苦难哲学: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是他已经不仅仅将这种看做是谋生、活命……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地洗礼,他相信自己经历千辛万苦而酿造出来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他写信这样启发开导妹妹:我们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痛苦难道是白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

生活的磨难使得孙少平对苦难的认识达到了一种常人无可企及的高度。

他最后选择了危险如影随形,苦难

只有这些绿,才能抚慰我们疲惫的目光,特别是疲惫的双腿,让心慢慢安静下来,回到最初出发时那种急切盼望早点到达和仰望的情形。

深秋的阳光,在这空旷的山顶上,显得舒缓和烂漫,世界通体透明,绝壁嶙峋的山体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钢铁一样坚硬的光芒,也发出钢铁一样的风响,心中升腾起钢铁一样的信念,一个人就是一座山啊!其实何止是对面的主峰才是“极顶”呢?现在我们登上这个天池峰不就是另一个“极顶”吗?

站在天池峰上看天柱峰,等于站在一个极顶上看另一个极顶,这种物象上的对比和来不及接受的高差,让人觉得,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空间上,物理的高度已经不重要了,甚至大多数人都会超越“去叩问历史的辉煌”而归于平淡和宁静。这是不是“高山仰止”的另一种阐释和另一个境界呢?

现在,我们不仅站到了天柱山的物理制高点上,同时,也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上,穿越时空。并且让我们明白,高度不只是需要仰望的,可以与之牵手和融合,关键是看我们的境界和姿态。

“天柱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它沉淀了极其深厚的古皖文化,把我们带向了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



韩再芬之于我,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她比我略年长一些。小学时,我们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教室之间的距离大概只有几米远。下课时都在同一个操场上玩耍。同校的学友中,她是比较惹眼的。偶尔碰面,我会用眼角瞟一下这个漂亮的女孩。因为隔着班级,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不久后听人说,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孩陪同学去参加安庆市黄梅剧团在潜山的招生,招生的老师没看上参加应考的同学,却看中了这个陪同的女孩,还说全县就录取了她一个,这消息,就像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让整个小县城知道了这个叫韩再芬的女孩。

我把这奇巧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温婉一笑说她知道:“这姑娘是韩家的,个头高,眼睛亮,嗓子好,她妈妈可是县剧团的名角呢。”“哦,怪不得,她妈妈就是黄梅戏演员呀,要是我妈妈会唱戏那多好呀,那我也能像她那样会唱戏了。”我暗暗思忖着。

我喜欢黄梅戏。舞台上绚丽的灯光下,演员们嗲呀呀地唱着,一颦一笑、一嗔一怒,一挥手、一抛袖,每一个动作的亮相,每一个唱腔的起伏,那个优美,都让我很是回味。

“唱戏苦,别看台上风光风光,台下可是苦苦上加苦啊。”母亲看出我对戏曲的羡慕,“老古话讲,‘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个演员,没个三年五载的磨炼,没有吃过苦中苦,是唱不出来的。”

一晃经年,小城的人们慢慢淡忘了当初的故事。1984年春上,电视里播放了黄梅戏连续剧《郑小娟》,主演郑小娟的是潜山姑娘韩再芬。“潜山人上电视了,潜山人上电视了……”这消息像风一样穿过无数窗户,落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嘴角上,小城里的人谈起这事脸上总是泛着兴奋的光。这个曾与我们同喝一条河水长大,在同一个老街行走的人,如今带着“潜山人”的标志上了电视,我们的自豪感绝对对是百分百的。

《郑小娟》的播出,韩再芬悠柔婉转的声音瞬间贯穿了街巷的角落,妙音可用“绕梁三日”比拟,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厚厚一摞小娟的凄苦与悲凉,那么美的女孩,那么善良的姑娘,却受到命运给予的不公平与跌宕,叹惜与扼腕之声彼此起伏。打动人心的故事,入骨三分的演绎,韩再芬用朴素、真诚、细腻的表演,赢得千万观众的认可,人们也通过银屏这个方寸之地认识了韩再芬,认识了这个喝着皖河水长大的姑娘。皖河似乎也在这韩再芬演绎的《郑小娟》荣获《大众电视》金鹰奖时,流淌得更加欢快、更加愉悦了。

从那以后,我们常在银屏上看到韩再芬:《香魂曲》《女驸马》《雪狐帕》《天仙配》《徽州女人》相继与我们见面。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徽州女人》的开篇,也是韩再芬艺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这是她戏曲改革跨出的第一步,这一步是超越过去,超越自己。不论舞台布置,还是服装设计,唱腔编排,多种音乐元素的融

合,所有的一切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

在唱腔上,按与时间接轨的思路前行,在传统的腔调上,添加更有张力的音乐元素,在唱腔中融入青阳腔与高腔,使戏剧空灵、飘逸、纯真,又不失黄梅戏原来的本色。整部戏曲中,在主调的基础上,结合彩腔的搭配,加以丰富多彩的花腔小调的衬托,使《徽州女人》成为开拓创新的力作,更有打动人的故事情节,与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情感之美。唯美诗意,美的组合,让韩再芬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十一届白玉兰戏剧奖“最佳表演奖”。

2005年体制改革,原安庆市黄梅戏二团改建成立为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韩再芬担任院长。“创作有艺术品位,具有思想内涵,市场需要”的新剧目,成为剧团艺术创作与经营的方向。成立安庆再芬黄梅戏艺术团青年团,再芬公馆,一个个项目的推出,让黄梅戏再次走上巅峰。那一日“再芬黄梅,品牌戏剧”成为中国戏剧的金字招牌的时候,眼窝深陷,神情疲倦的韩再芬深深感慨:“十年不易不言难,一如既往在路上。”

张玲

为艺术而生

黄梅雨丝



黄梅雨丝

悠悠古巷 张大林 摄



悠悠古巷 张大林 摄



百花亭